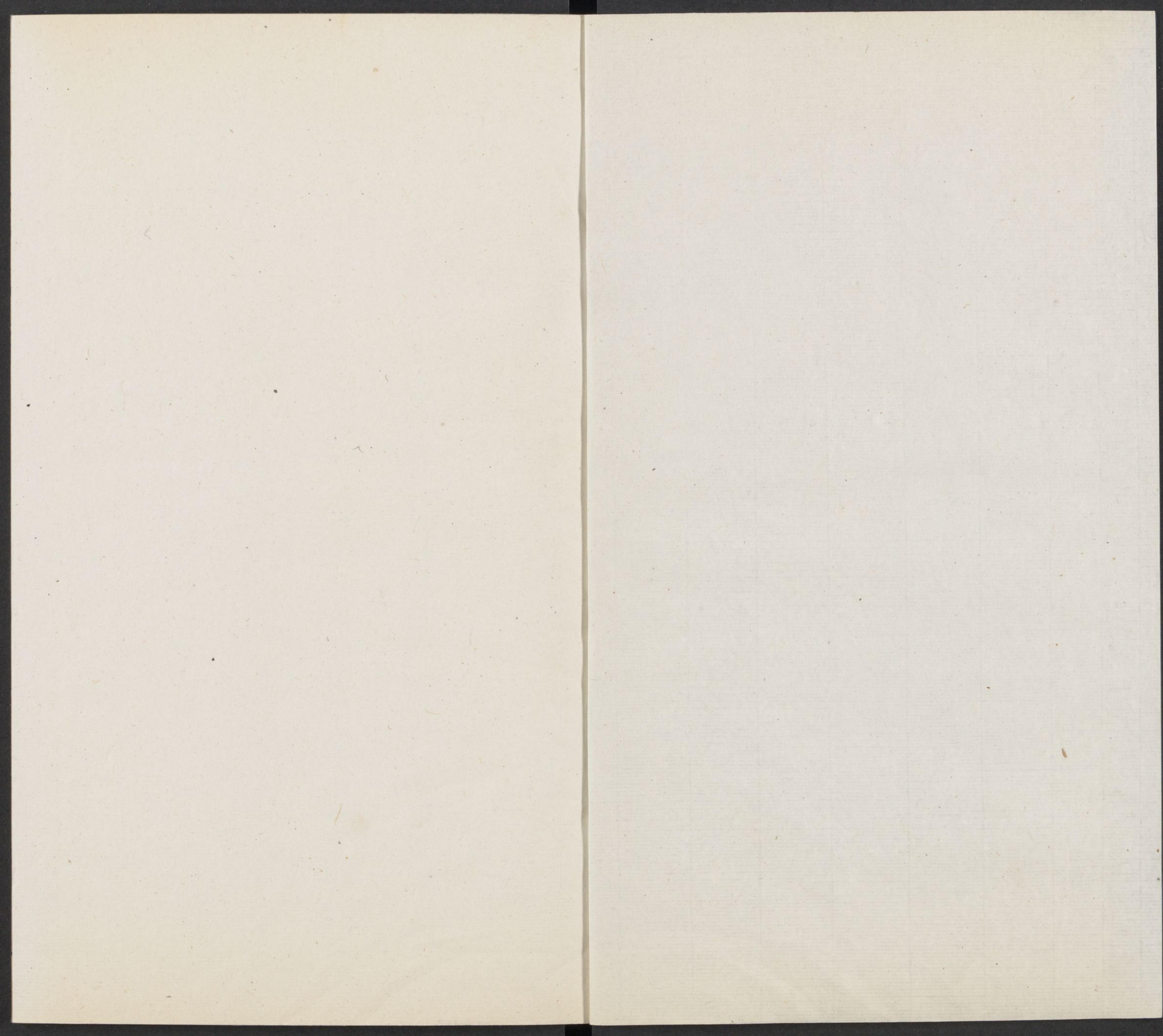


20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14 1936

T 5793 / 0895





行

十

對

不

不

不

戲瑕序

錢子簡棲著刊誤辨疑之書。名戲  
瑕。劉勰所云尹敏戲其深瑕也。如  
昔康成不識車渠中郎不識反舌。  
崔融不識瓦松。段文昌不識昔耶。  
貞觀省郎不識杜若。玄晏先生不

識撐犁。吳融韓渥不識野馬塵埃。  
淮南子以蜚爲蟻。劉孝標以皇  
初平爲雨師。沈休文以犧尊爲畫  
鳳皇毛。王子建不知疇之爲麻麻。  
之爲衣。凡如此類。俱以高才。瑕于  
踈識。取其瑜而堅其瑕。宛然自獻。

其瑕環而供我之戲也。夫得申我  
之辨。則窒隙踏瑕。亦何所詘。卽恣  
其滑稽之術。所不辭矣。噫。戲焉而  
亦弗明于識也。則何以拭陵陽之  
淚也。

仙臞何偉然題

廣快書卷四十八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西湖何偉然仙臞纂

延陵吳從先寧野定

戲瑕  
簡栖元本

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此出漆園氏語。故唐人宋之間浣紗篇云。鳥驚入松蘿。魚畏沉荷花。後世遂稱沉魚落雁之容。至抱朴子曰。昔西施心痛。臥於道側。蘭麝芬

芳見者咸美其容。此又言美色能感動夫草木。不獨魚鳥之有情者矣。書固不可盡信哉。拾遺記。禹導川夷岳。而玄龜負青泥於後。玄龜。河精之使者也。龜領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穿鑿處。以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蓋青泥與漢武蘭金紫泥同類耳。梁簡文與蕭臨川書。必遲青泥之封。故今人直以青泥爲墨矣。

高唐雲雨是先王楚懷事。楚襄雖夢神女。而賦中不言雲雨也。乃唐人詩如傾國傾城漢武帝。爲雲爲雨楚襄王。雲雨無情難管領。任他別嫁楚襄王。料得也應憐宋玉。只應無奈楚襄王。今來雲雨知何處。重上襄王瑤瑁筵。此類甚多。往往誤稱。相沿不改。後遂爲填詞家借資。然使正其訛。而作懷王便不成佳話矣。高唐賦中且爲行雲。至今亦莫有稱且雲者。看來古人下語練

盧珪 卷四十八 二  
字皆須韻致。不專以理勝也。又閱元微之會真詩。晨會雨濛濛。則不獨稱暮雨矣。

竹名龍鍾。而唐詩雙袖龍鍾淚不乾。則直以貌老人衰相矣。然竹實有名龍鍾者。羅浮山第三十一嶺。半是巨竹。皆七八圍。長一二丈。謂之龍鍾竹。又石有名龍鍾者。漢武帝時。陽關外花牛津。得異石。長十丈。高三丈。立於望仙宮。名龍鍾石。宛委餘編龍鍾不翹首貌

宋王微詠賦。而廣文選誤王爲玉。題作微詠賦。下書宋玉之名。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宋人小說辨之詳矣。近眉公枕譚亦援其說。以爲疎謬如此。殊誤觀者。但余考宋書南史。並稱微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爲文古甚。所著文集傳於世。其說如此。然時代遼遠。古人文字少傳。集中詠賦未之詳核。乃唐陸龜蒙撰自遣詩二十二首。載笠



澤叢書者。中一首云。月澹花間夜已深。宋家微  
詠有遺音。重思萬古無人賞。露濕清香獨滿襟。  
據此。則天隨子博學人也。不應託之聲詩。乃爾。  
豈亦讀誤本而云然耶。然令此賦果出景玄手。  
雖章華大夫吐詞命藻。無以加焉。是知古今人  
不甚相遠也。

凡國之將命遣使。往曰奉命。來曰復命。其稱謂  
有行李。左傳曰。行李之往來。杜預注。行李使人  
也。宋儒謂杜氏不究意理。然杜氏未嘗誤也。乃  
是後人不究意理。誤以遠行裝束爲行李耳。觀

隋江總有辭行李賦。則行李爲行使亡疑矣。

劉玄石於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三年  
已葬。開棺復醒。故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此  
載博物志諸書可考。搜神記乃演出一段無稽  
之談。以酒家主人爲狄希。以沽酒者爲姓玄名  
石。讀之真可絕倒。其非于令升筆。斷無疑矣。

梁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而爲羊字。後有人餉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唐率府兵曹參軍馮光震入集賢院。校文選。又注蹲鴟爲今之芋子。卽是著毛蘿蔔。此二事一出顏氏家訓。一出譚賓錄。並足軒渠滿朝。貽笑千古。

索虜託跋燾登鄒山。見秦始皇刻石。使人排倒之。據南史宋書皆載其事。以余考之。秦有嶧山碑。泰山碑。胸山碑。之罘碑。琅玕碑。並李斯籀文。而未聞鄒山有秦皇石也。豈亦所謂沒字碑耶。聞山東鄒縣。今有嶧山碑。翻刻。蓋嶧山故石。燬于火久矣。

魏高僧支謙。博覽經籍。兩眼多白。而睛黃。時人謂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按晉支遁。字道林。世稱林公。亦稱支公。亦稱支法師。亦稱林道人。亦稱林法師。未嘗呼郎也。然則支郎之名。終當屬北地道人耳。

南齊蕭詵等謀廢鬱林王。領兵入宮。出西弄。殺之。按隋書。南寧有小勃弄。大勃弄。又洞庭山有風弄。嚴陵瀨有風七里。無風七十里。土人謂之瀧。或訛爲籠。余以爲皆非。必當從此弄字。宋人葉夢得避暑錄話。似未嘗考。故因循其舊說耳。或以衙字當弄字者。恐誤。衙卽巷字。楚辭。家衙家巷也。楊子一闕一巷也。

梁簡文樂府有愛妾換馬樂府解。題曰愛妾換馬。舊說淮南王所作。疑淮南王卽漢劉安也。古辭。今不傳。後閱獨異志。載魏任城王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王所惜也。彰曰。余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馬王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號曰白鶻。後因獵獻於文帝。此於淮南之說。理較長矣。乃宋人詩話。却指鮑生以四絃換韋生紫叱撥。爲愛妾換馬。是開成後事也。何其謬歟。簡文樂府結語。有真成恨不已。願得路傍兒。蓋應

劭風俗通引古諺云。殺君馬者路傍兒。言傍人  
譽馬。乘者盡力馳死也。而唐人張祐詩結語。翻  
案最佳。恩勞未盡情先盡。暗泣嘶風兩意同。可  
謂脫胎換骨。

身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韓詩外傳  
注曰。衝。衝軍也。謂敵設此以臨城。大臣謀于廟  
堂。遙以折之。按風后握奇經。天地之前。衝爲虎  
翼。風爲虵蟠。圍繞之義也。天地之後。衝爲飛龍。

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天地風雲。龍鳥虵虎。所  
謂風后八陣。傳有圖記。後代陣法皆出乎此。夫  
握奇三百八十四字。乃漢公孫弘所解。豈注韓  
詩者未見其書。故漏斯義而不之及耶。漢末三  
國間有折衝校尉。折衝中郎將。燕慕輿根爲折  
衝將軍。隋沈光爲折衝郎。唐右。初衝府。唐人田  
司馬爲長松府折衝。名各不同。  
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三公象三台。九卿法

盧理 卷四  
北斗。春秋漢含孳載此。今世獨尚書稱北斗。外藩諸侯得稱四岳。與古異矣。

家語子貢問玉篇。孚尹旁達信也。注孚信尹正也。孚尹旁達者。玉之所稟。烈火不變其質。有似於信也。禮記注亦云。孚尹猶言信正。獨初學記玉部之事對中。改孚尹爲浮筠。而以儷於垂棘。其下引注不明言其所以。友人嘗舉以問余。謂初學記乃唐朝徐學士等奉詔所撰。大較與藝

文類聚略相似。考之類聚本。孚尹與家語禮記合。而初學乃作浮筠。何愛奇而好訛。若此與。余應之曰。子徒見夫陳澔之禮記集說。何孟春之家語注。而未見漢鄭氏所注戴氏禮。則何怪其然也。鄭氏謂孚當讀爲浮。尹當讀如竹箭有筠之筠。浮筠玉采色也。然今世儒皆讀孚尹如字。贖贖相傳。不及古人遠矣。按漢劉熙釋名與浮字同義。謂浮甲在上

稱也

太公兵法引黃帝語曰。熒熒不採。炎炎奈何。兩  
葉不去。將用斧柯。孔子入后稷之廟。讀金人背  
銘。則曰。滔滔不滅。炎炎若何。毫末不扎。將尋斧  
柯。本皆黃帝之言。而有小異。至宋徐羨之奏廢  
義真。則又平反其說云。臣聞原火不撲。蔓草難  
除。青青不伐。終致尋斧。黃石公書曰。香餌之下。  
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而吳小將張梁。  
亦平反其說。以諫孫權。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  
幣購勇士。是數者。語相髣髴。意實一揆。

唐李語著刊誤。謂周禮九棘三槐。通言九卿三  
公。故九寺爲九棘。不宜獨指大理爲棘寺也。宋  
彭乘撰墨客揮犀。謂左傳一介行李。杜預注行  
李爲行人。今人以行裝爲行李。非也。二書傳至  
今日。又數百年矣。孰有稱九寺爲九棘者乎。孰  
有不以行裝爲行李者乎。何況他事焉能改哉。  
貴耳賤目。有胸無心。在古如斯。所謂年年依樣

畫胡盧匪自今而然矣。

他馬與路馬同道不自歛退與之齊行是之謂齒。有誅者薄責皆可名誅也。或謂見路馬之芻而蹴以足者或謂驗路馬之齒而命其年者皆非。案馬齒之義。晉取虞荀息操璧牽馬而報獻公公喜曰璧則猶是也吾馬齒薄長矣。故今人自謙其年曰馬齒。至荆在國莊伯令消人取冠進。上問馬齒。圉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馬之齒上下十八合為三十

二牙上下十八合為三十此則齒牙之齒矣。應璩新論有之。

百辟立中正。九品置都士。州閭與郡縣希疎如馬齒不相識。何緣別義理。亦此齒也。二馬齒字稍與齒路馬之齒不同。

疑耀謂姬者周姓。後世字學不明。以姬字為女人通稱耳。其似不然。姬故黃帝氏姓。周人厚之。故春秋稱王姬。諸姑伯姊並得稱焉。魯為同姓。稱叔姬季姬共姬。猶齊之稱姜。宋之稱子。陳之

稱媯。秦之稱女懷嬴之類是也。蓋古者婦人稱名。率從其國姓。而女之適人者。明有所從。則又繫諸國。若邠伯姬。杞叔姬。宋蕩姬。鄭季姬。衛穆嬴。宋穆姜之謂矣。至周穆王娶盛伯之女。傳曰。同姓之親。故稱盛姬。固一說也。然水經注載巫山之上。帝女居焉。宋玉所謂天帝之季。名曰瑤姬。襄陽耆舊傳。則稱赤帝女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是不在周以前乎。而楚非周姓。文

王得丹之姬。淫期年不聽朝。魏安釐王如姬。最幸。爲公子盜晉鄙兵符。楚莊王立鼓鍾之間。左仗鄭姬。右擁越姬。又左傳有秦姬。燕姬。胡姬。陳夏姬。彼何以故。至漢魏而後。相沿爲嬪嬙戚畹之通稱矣。然則稱姬者。自是美名之意。在赤帝時。已有之。何關後人謬戾哉。張氏力詆其非。重出而兩見之。抑別有見。竊謂今之稱姬者。獨吳人爲近古。蓋吳之先。故姬姓也。六朝三唐詩中。



往往稱吳姬。至燕趙佳人並稱姬。罪不在字學之不明矣。

郭注精誠之至。故爲秋栢之實。猶言化爲異物耳。卽婦人化石。萇弘之血成碧。望帝變爲杜宇。意追思少年讀莊子。粗心浮氣。却將秋栢之寔。作拱木義解。大謬。孔子遊乎緇帷之林。緇帷者。言樹色紺黑相雜。若帷幙然。陸士衡招隱詩。密葉成翠幄。謝玄暉詩。綠陰漸成帷。其義一也。而

司馬彪訓作黑林。名殊不典。

治疾當得真人參。反得支羅服。當得麥門冬。反得烝橫麥。三代以下。皆以支羅服。烝橫麥合藥。病日疢而遂死也。按潛夫論如此。支羅服疑今小朱蘿蔔也。吳越間有之。謂之丁香蘿蔔。其形如參。故誤用耳。烝橫麥。疑卽本草穢麥是矣。陶弘景曰。根似穢麥。故謂之麥門冬。以訛傳訛。曷所底止。

列子宋人以玉為楮葉。韓非子。宋人以象為楮葉。

詞話每本頭上有請客一段。權做個德勝利市頭迴。此政是宋朝人借彼形此。無中生有妙處。遊情況韻。膾炙千古。非深於詞家者不足與道也。微獨雜說為然。即水滸傳一部。逐迴有之。全學史記體。文待詔諸公。暇日喜聽人說宋江先講攤頭半日。功父猶及與聞。今坊間刻本是郭

武定刪後書矣。郭故附注大條。其於詞家風馬故哥文悉被剗薙。真施氏之罪人也。而世眼迷離。漫云搜求武定善本。殊可絕倒。胡元瑞云。二十年前所見水滸傳本。尚極足尋味。今為閩中坊賈刊落。遂幾不堪覆誦。更數十年無原本印証。此書將永廢矣。然則元瑞猶見之。余所聞。罪似不在閩賈。點鬼簿中。具有宋江三十六人事迹。是元人鍾繼先所編。宣和遺事亦載宋江并花石綱等事。施氏水滸傳。蓋有所本耳。一云施氏得宋張叔夜擒賊招語。因潤飾

以成篇者也。

婦人纏足。胡元瑞以爲起於唐。盛於宋元。楊用修初不得其說。後讀漢雜事秘辛。而方知漢世已有。至以疎陋自嗤。二公該洽。其辯訂閨閣中事如此。余見一書稱纏足始於帝辛時。妲己狐妖。故纏其足。以避宮人也。比說最古。要必有據。宋人小說中惟圓澤三生石上事。是蘇長公撰。却類唐人文筆。今廣記中已闌入矣。後閱冷齋

夜話。乃知唐人元有忠義傳。載李澄之子源。與惠林寺道人圓觀游。託生錦襦婦人家。却後十二年。扣角而歎於孤山月下。蘇長公刪潤其語。而曰圓澤。其實非長公筆也。

昭明穆美。蓋光揚先祖之德。著斯美號。故文昭武穆之稱。當出後人頌述。豈其序於生前哉。考之大戴禮。惟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故曰羣昭羣穆。咸

在而不失其倫。又曰。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至於  
葬之用昭穆。不知何始。疑亦行古之道耳。今人  
葬禮猶沿其禮不廢。而於坐位之間。動稱昭穆。  
溺其旨矣。至有父子叔侄。間亦相向而坐。假借  
昭穆之義。不亦乖乎。

世傳龍城錄。是柳宗元撰。而近見一書。載柳誠  
懸嘗作龍城記。爲錦樣書。以進。唐文宗方御煎  
麪。月兒羹。命分賜之。不知何所據也。抑龍城記

又別一書耶。小說並稱宋人王銍撰。托名柳州。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  
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  
將見之。此戴禮祭義之文也。後世清明十月朔。  
掃墓之義。出此。乃疑糴謂寒食節上墓。其制不  
見於古。卽孔子謂望墓以時祭祀。未嘗明言以  
寒食。豈其未之讀禮乎。  
宋朝謝晦有悲人道賦。  
惟蒸嘗與灑掃痛一朝  
而永  
絕

公孫弘布衣為丞相。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兒大夫分祿養賢。甲已下士。葛繹彭侯隳壞其緒。毀其客館議堂。以為馬廐。掃舍。今人並言劉屈氂而不知有葛繹彭侯。按公孫賀劉屈氂為丞相時。客館已廢。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實非屈氂壞之也。

以白土飾牆為堊。郢人運斤削而去其堊是矣。而韓非子宮有堊器。漆之也。豈灰飾亦可言漆

乎。又周禮注。素車以白土堊車。藻車以蒼土堊

車。則不獨牆謂之堊矣。山海經大孰之山中多白堊

墨子年八十有二。歎曰。世事已可知矣。乃人山

精思至道。想像神仙。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

仇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卷。墨子拜

受。合作。遂得其効。乃成地仙。隱居以避戰國。至

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遼。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

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六十歲人。周遊五嶽。

不止一處也。然則墨子仙矣。何後人以為釋哉。非膠柱子輿氏之說而傳訛之耶。

行一老先生云。許文穆公昔年以史臣奉使

冊封朝鮮。其國王問柳柳州彊芽帖書法頗佳。

有處可物色否。文穆一時不知所置對。事竣還

朝。問諸館中諸公亦復茫然。於是文穆謝病還

新都。以不能應對為恥。信乎博識之難也。余訊

故老。皆不知有薑芽帖。偶閱柳子厚詩。有重贈

劉夢得二首。末章云。世上悠悠不識真。薑芽盡

是捧心人。若道柳家無子弟。往年何事乞西賓。

而劉隨州禹錫集中亦有答柳柳州三首。其首

篇云。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寫論付官奴。柳家

新樣元和脚。且盡薑芽歛手徒。即此事。薑芽帖

信有之乎。第我輩日聚訟於雌霓癡龍之間。猶

未及窺此僻事。許公宰輔。豈暇汎瀾。不知何足

為病。

疑耀謂詩自三百篇而後。至於我。明未有一語。可被管絃者。蓋文采有餘。性情不足也。其說駭俗無已。太狹。夫詩本性情。六朝樂府。三唐絕句。何莫非緣情之妙製。聲韻天然。可絲可竹。信如張言。然則彼皆非耶。沉香亭下。清平調。與旗亭酒壚諸歌。宮人伶伎。矢口而寫。亦何嘗更換錯綜。添減。而後於聲律協乎。且自饒歌十八曲而下。歷代樂章。以薦宗廟。以格天地。皆是物耳。假令不入聲律。曷以臻斯妙用。古人有知。豈不擲揄地下哉。張氏又謂離騷廢。而樂府繼之。不知未有離騷。先有樂府。其來久矣。桐峰梓瑟。昉自窮桑。卿雲南薰。起於虞代。穆王之白雲黃竹。尼父之梁木猗蘭。是皆在饒歌十八曲前也。何謂繼騷而作耶。

國策史記諸書。載豫讓對趙襄子言。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說苑則曰。智伯朝士待

臣臣亦朝士爲之用。

呂紀月令。始雨水。桃李華。蓋本於夏小正。春正月。柰桃則華。後禮記改爲桃。始華耳。留青別札。乃謂始字當讀如試。花之試。然則蟄蟲始振。始電。桐始華。虹始見。萍始生。天子始乘舟。天子始締。涼風始至。始用行戮。天地始肅。始收斂。水始涸。雷始收聲。霜始降。水始冰。地始凍。天子始裘。皆可云。試乎。豈可。古人著書。若是其膚陋哉。抑

何鑿甚。

宋秦丞相檜。當國勢燄熏天。上大夫稱之曰咸。陽。而不名。亦猶晉號司馬氏爲典午。唐呼牛僧孺爲奇章意也。又檜嘗自稱秦會之。而不名。字以表德。於義亡當。

古諺云。千里井。不反唾。以嘗飲乎。此雖去之千里。而弗忍唾也。此卽食不毀器。蔭不折枝之意耳。亡它深義。故觀曹植代劉勲妻王氏作去婦



詩曰。千里不唾井。况乃昔所奉。而李白爲平虜將軍妻賦詩。亦遂采用其意。而曰古人不唾井。莫忘昔纏絲。又六朝詩中援引唾井事甚多。乃宋人附會莖草之說。何其穿鑿甚乎。

繆姓通作穆。秦繆公。魯繆公。左傳皆作此穆字。三國志。關羽謚壯繆。近皆呼作紕繆之繆。余卿白龍之母繆氏。今文字中亦共稱繆祠龍女。恐不如穆祠爲古矣。又葉姓从葉。孫堅傳有都尉

葉雄。宜從本韻。失涉切讀。與好龍之葉公同爲正俗作葉。是草木之葉也。又譚姓。卽談姓。晉有征東將軍談巴。近余邑直呼作墩字。於義亡當苻姓从草。今並書竹。皇甫覆姓。今止呼皇。種種訛舛。何不正之。往時有呼屈原之屈爲屈伸之屈。不知其字同而晉非也。前輩嘗有一對。投水屈原終是屈。殺人曾子又何曾。斯亦可以證歟。宋晉陽張邦畿著侍兒小名錄拾遺。旣不免挂

一漏萬而汝陰王銍復著補侍兒小名錄。雜出不倫。所引霍小玉傳。媒氏鮑十一娘一段。殊於侍兒小名亡當。又載李文公集禽滑釐問於子墨子叔曰。無恒姪女曰數奇。妾曰善佞。皆寓言也。其猶子虛烏有亡是之類。豈宜向癡人前說夢耶。王丞相妾雷尚書。是美戲之辭。何與小名故事。

巾箱書。雖始東漢時。濫觴至於唐宋。則爲士子科場中懷挾矣。又宋有博學宏詞科懷挾之書。名曰刮鏞。中作細行字。皆蠅頭小楷。梓行於世。近來浙中盛行小帙書。初則供估客蓬窓之翫。今詞人賦客。並載以出遊。纍纍滿囊。似非雅道所宜也。

李藥師遇虬髯客事甚奇。張說立傳。文亦變幻。及閱宋人高平范公稱過庭錄。則又有黃鬚傳一篇。但言竊富家女。不言楊家紅拂妓。而虬髯

虞瑀  
損貲佐李一段亦不之及。文無波瀾。不似出唐人手。

湯有七年之旱。史記云。流金鑠石。而說苑云。煎沙瀾石。史記云。桑林翦爪。而說苑云。持三足鼎祝山川。其說稍異。

別國洞冥記。載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二百歲。顏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母拾而養之。忽失朔。累

月方歸。母笞之。後復去。經年乃歸。母忽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耶。朔曰。見至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淵。澣。朝發中。返。何云。經年乎。後有黃翁告朔曰。汝太白星精也。獨異志。則載張少平妻田氏。少平卒後。累年寡居。忽夢一人自天而下。壓其腹。因而懷孕。乃曰。無夫而孕。人聞棄我也。徙於代。依東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東方名之。東方朔。或言歲星精。

多能無不該博矣。烈仙傳則載東方朔平原厭次人也。久在吳中爲書師數十年。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爲郎。至宣帝時猶在。智者疑其歲星精也。三說如此。後余閱道德經中一段記東方曼倩本姓張。一曰金氏。生三日而母亡。鄰母拾得之。時東方始明。故姓名曰東方朔。此其說更奇。嘗謂曰之朝亦可名朔。不獨月之日爲朔矣。但大史公與朔同事武帝。不應略其始生之事。

而第云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博觀外家之語。是直以先生爲滑稽者流耶。及觀先生自上書武帝云。臣幼失父母。養於兄嫂。蓋初未嘗言育他姓也。且神仙傳稱東方朔生天無歲星。武帝亦云。歲星在朕座傍十八年而不知。洞冥又謂太白所降。豈不訛之訛者乎。又曾見一書云。母夢太白臨其上。因有娠。生朔。此又傳訛獨異志者。按天文書。五星盈縮夫

位其精降於地而爲人。歲星降爲貴臣。太白降爲壯夫。處於山林。然則朔之爲歲星所降。斷無疑矣。乃朝野僉載。唐崇仁坊。阿來婆。彈琵琶。觀者見一將軍。紫袍玉帶。甚偉。下一匹細綾。請一局卜。來婆鳴絃柱。燒香合眼而唱。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將軍頂禮。旣告請甚多。遂卽隨意支配。據此則東方朔本一人也。今變姓爲

上下四方而其名獨不易何也。是時逆章全盛。好厭禱之事。而此邪俗師婆。專行厭魅。其後事發伏誅。往往於殿上掘得巫蠱。在道之惑世如此。不大可絕倒哉。元人西湖竹枝詞。有柳州亭下問來婆。卽指其事。附錄于後。以資軒渠。先王諱鏐。又小字婆留。故吳越民間。皆改劉爲婁。如婁膳。婁門。婁江之類。竝因嚠字而改。今嘉定縣卽古嚠城地也。其時不特呼南海婁氏。番

禹婁龔及婁漢宏婁仁祝驅卯金氏而悉從邾國之後。此亡論矣。獨怪于古人姓名亦無不易何歟。王嘗命簡書辟羅隱。中有二聯云。仲宣遠託婁。荆州都緣亂世。孔子辟為魯司寇。只為故鄉。千載而下。令人撫掌。案山海經有夏后開。蓋諱啓名也。諱所繇始矣。至夫差女名二十。故吳兒諱二十為念。石勒名胡。故胡物皆改名。如胡餅曰麻餅。胡荽曰香荽。胡豆曰國豆。石虎諱言

勒。故呼馬勒曰轡。勒菜曰香菜。桓玄呼人溫酒。

自道其父名。既而曰英雄。正自龕疎。宋明帝好

鬼神。益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

說。犯即加戮。改駟馬字為馬邊瓜。以駟字似禍

故也。禍乃俗字古體本駟宜陽門謂之白門。以不祥諱之。

尚書右丞江謚誤犯。帝變色曰。白汝家門。秦苻

生。自以眇目所諱言者。殘缺傷毀偏隻少無不

足不具之類。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誤犯而死者。

不可勝紀。東魏高歡諱樹。因以奴爲邦。蓋僮僕未冠曰豎也。然則忌諱之說。三代時已有。特後世鄙淺可笑耳。宋吳處厚青箱雜記。又載吳越間謂石榴爲金櫻。劉家留家爲金家。田家留住爲駐住。夫妻者乃劉也。或可通。若金田何居。廁。廁中受糞函。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廁。此義爲正。牆板汗衫之說俱非。

漢宣帝徵時。被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綈合綵。宛轉繩。繫身毒寶鏡一枚。如八銖錢。及紹大位。常以琥珀筥盛之。身毒。西夷國名。卽天竺二字也。梁杰公知天竺國境。謂此。近見學者謾不知讀。然酈道元注水經。猶昧厥義。似分身毒天竺爲二。何怪後人信矣。博物之難哉。

古人以去婦爲大歸。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王景興與鍾元常書。近聞室人孫氏歸。曰大歸也。共經憂樂。旣久矣。曷爲一旦離析。以至于歸。

而不反乎。不得面談。裁書叙心。據此。則世俗歸輒曰大歸者。豈我思泉之義哉。言出不祥。所宜亟正。

韓湘子于潮州示叔父昌黎詩云。舉世盡爲名利醉。吾今獨向道中醒。他時定見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此二十八字。仙傳拾遺所不載。何也。然未嘗言外甥。不知仙傳何據。今廣記中錄其全文。直以韓愈外甥爲題矣。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此六句。翟下邳署門語也。劉向說苑。又增一浮一沒。交情乃出。八字。浮沒者。豈卽升沉之義歟。

余第聞皮襲美詩。明朝有物充君信。瀋酒三餅寄夜航。而絕不聞古樂府有夜航船曲。輟畊所載。出何典耶。錄中竄爲携酒三樽。尤可笑矣。仙人王子喬。周靈王太子也。與葉令王喬。截然



兩人前後不同時。乃唐人宋之間爲兗州司馬。祭王子喬文。首云。夫惟仙君。神化寥廓。昔爲葉宰。蒞此郭郭。謁帝乘鳧。賓天控鶴。玉以爲棺。言降楚鄉。土自成壠。人知東岡。云云。一篇全似祭王喬文。題中不應作王子喬。是誤爲一人矣。銀床井欄也。古樂府淮南王篇。有後園鑿井。銀作床。金餅素綆。汲寒漿。而唐令狐楚詩。玉著千行落。銀床一半空。直用作思婦空床故事。不舛之甚乎。按元人小說。載嘉祐中。河濱人。網得小石碑。題二十字云。雨滴空階曉。無心換夕香。井梧花落盡。一半在銀床。味其詩。大有不類唐以後人。

十影傳序

支中夫先生作十處士傳。易之象。詩之比也。明道見志。則又莊生之寓言。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乎。總之。皆影語也。宗人君敷氏亦彷彿而捕其影。十影傳作焉。雖取類與中

夫殊而託意自况。無非自寫其影。卽影索真。亦可以彰君敷之隱德矣。雖然君敷才不偶命。拓落一官。且恐人之笑其影。將欲息陰焉。不爲影所弄。柰何盡物而索之。其納山河大地。盡歸影國乎。先平叔行。

步自顧君敷亦能攝入傳中否

仙臞何偉然題

廣快書卷四十九

西湖何偉然仙臞纂

瀨上彭元采遵亮定

十影君傳

支君敷元本諱廷訓嘉善人

木石居士傳

影硯匣

木石居士。生長巖麓間。質任自然。日相親而不相伍也。尋為工師所採。就之以規矩準繩。覺獨任者無徒。遂與石氏伯仲相友善。其起家規模。

一視石氏之所具。體式取裁無少羸絀。家徒四壁。僅可主二石。外是無長物矣。石氏雖一體所分。各隨其質之所受。而循習亦異。一受沉涵。而卽于玄默。一受炫奕。而卽于朱明。就二氏亦不能代相爲更。居士處之。作平等觀。人不勝異議也。謂玄氏闇汶之意多。而宜瑩則乏。朱氏耀明之情勝。而葆蘊則虧。甚舉近赤。近黑以爲戒。居士並蓄其身。轉貸其益。曰潛思邃想。玄得靜體。

時或顯微闡幽。發揮了無餘地。玄亦啟朱之竅。昭揭品題。朱持顯道。時或窮源極委。推及心思不到。朱亦契玄之微。胸各有奇。不能自吐。傳之管城子。展之楮先生。抉鬼神之秘。擷天地之英。連篇累牘。尙有畱而未罄也。以故居士啟戶。管城子入幙。楮先生候門。石氏不覺欣欣喜動。顏色迎活。潑於源頭。挹精英於鉛槧。各攄已長。四座皆行生矣。非是謝客閉關。端居靜攝。卽有鴈。

十景看傳 卷四十一  
眼○暫○爾○掩○其○明○卽○有○龍○尾○暫○爾○息○其○騰○織○塵○不  
到○處○萬○里○會○歸○時○也○居○士○啟○閉○一○聽○之○石○氏○舉  
止○權○若○一○家○遂○號○爲○木○石○居○士○云○

評○曰○石○氏○各○不○相○能○居○士○均○資○挹○取○倘○非○家  
人○一○視○曷○能○婉○轉○以○悉○其○底○裏○哉○易○稱○同○人  
書○紀○和○衷○乃○知○相○與○有○成○凡○百○類○然○矣○

象山先生傳 影筆架

象○山○先○生○貌○狀○甚○莊○亭○亭○几○席○間○如○羣○峰○壁○立○

示○人○以○不○可○犯○受○希○夷○養○生○術○端○坐○默○守○凡○苦  
形○勞○神○之○事○一○切○屏○去○依○卽○墨○大○夫○以○居○亦○甚  
寡○交○與○所○善○者○獨○中○書○令○趙○國○秋○國○秋○非○先○生  
亦○若○徙○倚○無○定○趾○日○夕○寢○處○必○就○之○卽○安○第○恃  
其○穎○且○博○好○動○不○羈○罔○惜○形○神○之○日○耗○每○赴○蔡  
侯○家○席○須○陳○玄○氏○邀○邀○之○輒○無○留○行○投○分○追○權  
傾○儲○而○出○走○龍○蛇○燦○雲○漢○文○河○翻○浪○學○海○揚○波  
不○暢○極○不○休○矣○不○知○文○章○寔○精○氣○之○寶○揮○張○乃

銷鑠之門。先生窺其漸。屢止之。詔之以見在之。止。又令其隨在可止。止各有所當。體而是。用以凝神。用以長生。觀其丰神嶽嶽。不覺俛首以從。無奈邀者踵至。動者復馳。欣欣技癢。揮霍如初。或反嘲曰。山之靜。非淪於寂也。青黃碧綠。靜中色相。天喬飛走。靜中生意。地維天柱。亘古來今。靜中閱歷。子特模其似耳。安能長峙千秋。先生棲神益密。屹然無改容。主靜之外。無他指也。只

學山不成。適得吾靜。妄動招尤。定爾孔固。雖修短難邀之數外。而英華亦聚之靜中。國秋性卽善動。回顧機神鋒穎。減昔過半。乃知類教皆由馳逐。雖不能却動而亦動。必知止矣。且率其氏族而托處焉。早夜起居。亦惟先生是聽。其間不以太銳傷天折者。先生之力居多。

評曰。延年非壽。貴有遠神。息機非靜。自有湛止。一如原來境界。任縱橫倥忽。果足爲我櫻

十景君傳 卷四十一  
否。此亦難言矣。習靜之法。還須整容慎動。如先生始。

涵春君傳

影花瓶

余托居在委巷窮僻處。絕無芳艷涉目。且日奔走於風塵。不知其臘之將去也。有涵春君者。修頸坦腹。獨抱止水。每如果然。挈羅浮素質。踵余齋而明日。春至矣。世傳有脚陽春。今且無根自榮矣。師雄偶邀半晌。今且陪君起居矣。瀟瀟疎

影黯黯餘芳。最可人者。尤在燈下。經宿猶是。閱旬猶是。且刊華而就實焉。余意羅浮氏。素非家養。其來固多。拂鬱曲折。乃于于徐徐。欣然自若。不識一枝之爲寄也。豈轉移造化。顧屬君手耶。甚異之。君曰。何異乎。拂之因以得順。折之轉而爲全。物情類然。逐衆敷榮。大地陽春也。隨緣自適。一掬陽春也。且遇目成色。何必春之爲春。與化俱徂。安在相之爲相。借交于姚魏。亦受知于



陶令折節于董奉師門。亦披衷于六郎西子。無  
問富貴高隱。仙踪艷質。隨所入。必偕所與。以進。  
而此衷常淨。可自信。亦可信人。時與文人學士  
晤對於芸窗。並側於几案。足以助發其生意。而  
彼此視爲莫逆。卽與釋部談空空。玄宗課寂寂。  
律儀森然。亦若相得益彰。而不病其爲色礙。惟  
賈人豎子。日營營於多寡有無。似爲不韻。未嘗  
過而問焉。蓋於萬錦叢中結契。一杯水裏施恩。  
春意雖覺滿懷。塵根不畱半點。東皇以其有護  
傷續韻之功。襲封涵春君。姓湛氏。名擷英。移芳  
其字云。

評曰。人生被汨沒者。獨繫戀一念耳。掃却此  
念。則風塵中皆真境矣。涵春君猶在快意當  
前也。至於拂情處。亦當作是觀。

方函子傳

影拜帖匣

方函子。字肅將。鄧林其故居也。會詔掄材。各以

次第上公車。上者擬棟樑舟楫。其次則散曹襍局。隨所長而自効焉。函自分雖不能大用。而負才寔美。不欲混厠任使。而逐逐於垢氛。寧與書詩禮樂爲伍。得班輸氏薦剡。拜儀禮司丞。端方自處。無圓融婉轉之態。命其掌集儀注。往往得當。如通謁餽遺報申轉復。隨其疏戚尊卑。一稟成命。而預珍之。臨時宣達。無纖毫僭忒。卽有封事。亦必與謀之。信宿而後上。不則非有所蒙焉。

而不自。卽有所蹴焉。而不寧者。外是而文英帖括韻士謳吟。亦皆在其樂與中。若貪黷私妮之事。如病不越宿。卽命持去。有一二素封遊冶。以千金之券相媾之詞。託函中處不得已。而勉畱隨促之曰。亟去。亟去。君能固。人能發。我藏。將重資無據。隱情頃洩矣。人亦憚其方正。事不關禮數者。不敢久瀆。一日治資斧爲千里之行。挈之與俱。導迎禮度。一如家食時也。主人適坐

煩劇不能成寐。又爲之奉枕席而令其安寢。爲  
姬公爲莊生。爲黃糧與南柯。各任其結想以成  
境。覺時依然一函也。主人噐之曰。方君方君。書  
能相我以禮。夜能遺我以安。函不任受德也。趨  
陪往還。常虛中以待。會經曲而協以時宜。至老  
圭角漸融。神色益朗。秉禮始終不倦。

許曰。主人德函相禮遺安。不知遺安卽在相  
禮。蓋依性作儀。原非強人以不便。禮安則神

安而形亦安也。益信安上治民無踰是物矣。

通州從事傳

影錐子

通州從事。故冶城人。金姓。諱無堅。字克進。其氏  
族皆以風利受知於世。每從蜀江越砥間遊。各  
自淬礪以成作用。無堅資甚穎。軀甚眇小。且峭  
直。必擇能堪者以自處。居恒自揣曰。陸剗水截  
鉅矣。而乏於力。貫轂沃輻武矣。而卽於忍。孰與  
屈首受書。精研深入。猶不失爲儒林雅步也。循

資授通州從事。以方寸爲承受之府。以機穎爲從入之因。以頂踵爲并力之會。探求鈞索。屹屹無遺。必始終悉透。迺釋自墳典丘索。以迄於子史百家。靡不畢貫。猶以未讀中秘書爲悵會。昔晉弘文館通事。出入承明。啟金櫃。抽玉函。又皆在其叅訂中矣。研古之外。無一入其胸次。有挑之者曰。古人闢奧鑽求。殆盡於以濬發性靈。得矣。有竇於此。能令華臚驟掇。渥澤滂加。聊借一

鑽乎。心非之。而且托世態以訝曰。今之徑竇難方物矣。非不欲囊金裹璧。以投纖趨。罄折以叩。奈百啟其端。百翻其局。一遭其陷。萬難再贖。且休矣。古之鑽得矣。斬蘄自立。不需足於權貴之門。亦不以剗心勁氣加人。未遇時寄居闕闥。每爲市人所股弄。甚有皮相者。目之爲襪材。端然自若也。遇有可通。必爲之引。一線有缺失。亦必爲之彌縫。補救其神情。渙散賴以聯屬者。尤多。

是皆其鑽研得力處。

評曰。理境入之彌足。得所歸也。世味入之彌紛。驚於外也。然世味外。別無理境于衆所馳逐者。審處得宜。是卽亾子久客。而還之故居矣。奚事妄用鑽求。

湯蘊之傳

影茶壺

坡翁嘗曰。買田陽羨。吾將老焉。豈以濟勝得勝。故云爾耶。非也。此中有一清真道人。與湯蘊之

最善。道人名聞天下。卽天子首嘉之。嘖嘖曾不釋口。蘊之亦陽羨產也。狀貌雖不甚偉。閒雅修飾。一準於時。且火候具足。入水不濡。歷金山玉泉碧澗。咸爲識賞。中懷惟珍。一清真。清真亦惟蘊之是契。兩相漸渥。芝蘭之氣不啻也。飲德者風生兩腋。在座塵祛。能令寐者忽寤。醉者旋醒。煩者頓解。喜通。雀舌。故知會晤也。儀肅。槍旗。尊駕。幸臨也。頰頰。龍鳳。禁庭。異數也。所以導欵誠。

景春傳 卷之六  
將祇肅孰爲之調停斟酌。非蘊之弗任矣。以故士君子咸器之。於時名益重。雖塊然一質。卽金玉其相者。不與易也。有同類流入酣里典裘落帽。居然以賢聖自標。唉其斤斤獨抱。徒爲自苦耳。曰。吾苦固甘之。凡受我灌輸者。謙謙抑抑。一如捧盈。雖有高談情話。終始不愆於儀。非若喪德喪邦。是戒者。寧從竹裏吹煙。不向甕邊覓夢。寧隨作書劉琨爲伍。不與投轄陳遵爲隣。整容

緘口。一種清芬未啟。氣已充然有餘。其入人亦在意氣。非關唇吻。置之者亦必慎擇所處。非几筵弗置也。禹錫餽菊表情。陶穀烹雪知味。率皆蘊之襄事。松風叶唱。其受知於坡翁素矣。微獨陽羨佳山水。足當一老耶。

評曰。質雖天授。尤貴善成。獨詣尚矣。借資詎可少哉。清真非蘊之。誰善其涵蓄。卒之重清真者。垂蘊之之名於不朽。雖然。其得於天者。

亦各自超也。

持風使傳 影扇

持風使。姓操。名如規。來清其字也。其先佐虞氏。開廣視聽。繫籍五明。殷宗以雉尾紀官。誌鳴鼎也。周昭以雀翅標銜。感夷獻也。迨晉揚謝傳之。仁者。袁東陽。蔽庾鎮之塵者。王司徒。總之轉移。世風激揚。是係。非具挺然之節。皎然之姿者。弗克勝任。故人特為之倚重云。輓近法令煩苛。民

罹湯火。甚于爍石煎砂。無可逃避。使者奉簡書。就所握。徐搖曳。在風生。左顧左冷然善也。右顧右冷然善也。覺捐煩即夷。如在深山茂林中矣。咸賞心。謝曰。焦士之民少。蘇憔悴。皆君賜也。何不出其風力。令四方悉為鼓鬯。迺僅僅一隅之披拂為。曰。三皇之風。邃如。五帝之風。穆如。三王之風。熙如。風隨世轉。來莫測其端。去莫知其止。即哭地且聽其幹旋。命世之英耳。非凡手

之力也。依依然。雖掌握。惟人不傲之。以不屑。軍中指揮。掖庭裁製。咸與焉。惟運承。肅殺。雖未及履霜。卽奉身而退。韜藏惟恐不密。陽和載世。操縱自由。復解其弢。結以效。不先時而爭時。不後時而失時。蓋龍飛利見時也。則致用。龍潛養晦時也。則泥蟠。君子以爲得出處之道焉。嗣後世其官者。殆非一姓。蒼梧有湘妃氏。則以文采顯交南。有檀夫氏。則以芳蘊顯其本實。皆足以風世。故皆爲工宗所薦。

評曰。使云持風志職也。不有挽回。曷足當主持哉。顧風行有自。嘗有特勁之風骨。峻絕之風裁。在自致之耳。如以靡靡之躬。而與世之景從。難矣。

蘇理相公傳 影梳子

蘇理相公。字櫛甫。山陽人也。本質實。木廢幾許。切劘以成規制。憤人紛紜膠結。而自外於理。百



爲引導。一闢於大通之途。又慮難以徑行。其直外。貌委蛇。而此中條分縷析。井井不可亂。讀書至元首明哉。股肱起哉。百工熙哉。慨然嘆曰。萬始萬生。悉資於元。萬邦係一人諒矣。椎魯雖隣於古初。而蒙茸無當於雅化。吾欲舉世快覩冠裳。當襄元后。克端軌物。躬勤啟迪。更設一副以佐之。其副亦效公之容與以受成焉。每當清旦之時。澗頰甫畢。卽率其副以進。迎機導窾。解而

析之。比類而通之。間值紊塞而未易疏暢。卽或痛切肌膚。弗顧期於萬法得理而止。油油然更相左右。奉爲故事。會見善之地。紊者秩塞者通。盡歸約束。冠蓋相望於途已。想當時姬公勤三握以勞制作。謹四教。定三加。非起公而預爲之。經理不能。怒髮如相如。必且卽公而夷。科頭如管寧。必且就公而整。鬪狠如閭巷少年。囚首垢面。必且憑公處分。各就約束如初。其隨在致理。

又可縷指而數計也者。然豈一時搜剔所能。唯  
總其大綱精密處。副寔爲政。雖以丁年並進。副  
以衰鈍。乞休復舉。一以副公共事。如出一手。無  
加大間舊之嫌。處之謚如也。微公寧獨通梁章  
甫。無以示儀。卽九旒五冕。安所辨等威哉。

評曰。公疏觀甚哲。統萬化于一元。治理固宜  
粲然。乃副一再更而猜疑永杜。非公忠澈人  
我。能令佐理若斯。太平非一士之略。知言矣。

蓋大夫傳

影傘

蓋大夫。張用執。字幹中。秉性獨立。雅志在覆庇  
人。其氏族世居淇上。修然亮節。清標每爲君子  
所賞。然虛中更有造也。相率而游四方。就自性  
所近者而卒業焉。間有節宣律呂。聿登清廟明  
堂者。慕貴矣。曰。貴而鮮有及。無當也。孰與就人  
弗堪。而授以適者。便若炎炎赫赫。氣焰薰天。逼  
迫莫伸。焦胸灼臆。息喘喘其靡定也。吾不忍煩

景天不化 卷四十九 一五  
酷者偶阻于清夷。或流離顛沛。淚雨吁風。識暗  
西東。神昏宵旦。欲前恐遭其陷。欲退慮蹈其凶。  
何以令危途覓安步。出吾力以回其不便。亦無  
甚惜。顧骨幹倘未堅凝。虞仆規條倘未循習。虞  
渙播護倘未周密。虞漏于是就郢人受裁。去其  
健羨。攻其粗厲。質且挺然具也。索氏任聯屬。楮  
君任展布。雖無函蓋規模。而亦自成一局量矣。  
學成加冠施帶。儼然端莊士也。所在以名聞。徵

爲蓋大夫。見人疾苦無問。炎涼燥濕。必躬爲之  
往。甚而觸亢厲。冒淪濡。弗顧也。有請之者曰。在  
子宇下者多矣。乃夾持亦復須人。人功已德。各  
居半焉。冷然笑曰。幾見獨任者能爲功也。幾見  
執人者能爲德也。我之藉人持。人之須我庇也。  
何間焉。尋久。神氣漸疲。筋骨且露。卽已亦未免  
因感觸傷懷。若有遇灼爍。卽爲之色見。遇落寞。  
卽爲之淚下者。然特幸其本質具在。少加維持。

調護。其急于覆庇人。亦復如是。

評曰。世未有妄自尊而能曲以體人者。其能庇人。能不自貴也。且持之無間于終。倘亦一點天地之心乎。語云。人不可有富貴相。凡事都杜落了。余于大夫識其所就云。

新城侯傳 影浴盆

侯姓陶。諱以滌。字子雪。遠祖受帝舜型範。家於河濱。其後皆得賜湯邑。以侯爵世。其傳量頗容。

善令人革。而此衷長定也。重默自處。見人負累。不忍于大庭。廣衆斥之。每于暗室。屋漏中。潛爲淘汰。蓋恐翹人過。亦乘其悔悟而漸移之耳。人樂其善。陶已也。少有累。輒就侯而謝絕焉。侯亦不厭再三。旋染旋滌。以污入者。必以潔出。無有抱穢終者。卽其人素行修潔。凡遇祭祀朝會婚媾。不敢因其故。必更經洗刷一番。然後從事。自王侯卿相。聖仁節烈。罔不嘉與之同清。甚而深

景君傳 卷四十一  
閨淑媛。潛踪屏息。人莫窺其形影。遇侯披襟露  
膈。顯出之。而無顧慮。侯亦任與其潔。弗拒也。或  
以其隨投輒受。幾于無辨。鮮不指更新之路。爲  
藏垢之府矣。侯自信固定也。曰。人見我在清濁  
之間。不知我在清濁之外。湛然靜止。非關吾體。  
紛然四應。豈失吾常。量雖善容。而性寔太銳。偶  
爲不檢者所觸。不覺厲聲隨之。本體竟爾受傷。  
多方保護。終成痼疾。惟孤竹氏諳其情性。不忍

聽汶汶者之偶阻於袂除也。日夕曲爲周旋。彌  
其滲漏。亦能勉與人濯磨。賴以自新者。時亦不  
乏。迨後孤竹氏以衰朽告退。侯亦不禁解體門。  
墻。遂索然冷落矣。其子姓散於四方者。甚衆。頽  
垣廢井。皆其遺體所在。

評曰。疾惡不可太嚴。別嫌不妨過慎。侯惟素  
定。任投皆自若耳。不然。少涉瓜李。卽自洗無  
從。奚人之能潔哉。故曰善學柳下惠者無如

魯男子。

海味索隱序

鄧道協好蓄珍錯爲酒儲。予僦居  
一書帶而近。故得一分味。且好  
藏珍錯書。予亦得遍讀。其中最韻  
者。海味索隱一帙。披之如過屠門  
而思嚼。大足快意。夫予何德。得口

海味索隱序  
眼俱飽如是。此固張同野遊戲語。而憨先生索之隱者。夫張之先爲茂先。博物多識。不事燃犀。萬類畢照。而平子鼓吹六經。海賦一篇。鐵網張盡。同野其苗裔耶。當羣族靡不通曉。何有一海。何有十六味。何

用憨先生爾雅翼也。馮夷鮫客。或見嘲曰。號海之族。謂之萬。何獨于中取十六品焉。不見夫濱海而處。猶有誤食螭蜺者乎。如似玄貞子釣不設餌。舉聽按圖者。自索矣。昔揚素遺文中。子食經不受。曰羹藜

海味索隱  
食糗無所用也。答以酒誥。予飯雕胡而羹錦帶。亦安得老饕此中。願備玻璃杯。葡萄釀以佐開卷者。以副答酒經之意。

山崖可  
偉杰頓

廣快書卷五十

西湖何偉然仙驪纂

古閩鄧慶霖道協定

海味索隱

張九巖元本

張將軍九巖先生者。元戎觀甫之尊公也。博物洽聞。猶嗜著述。嘗遊蛟川滄州小白華諸境。而食海味。隨筆作贊頌銘解十六品。此品傳。而觀其品者。足慰名飲。誦其文者。良深雋。



永增四明海錯一段奇事矣。第鯉魚青鯽。澹菜黃蛤。鱉無雄蟹。郭索之類。或信訛傳。或未詳攷。或評騭稍嚴。或賞譽差隆。不佞因而索隱于滌下。政恐失真。故爲訂訛也。然蘇長公以江瑤柱爲蟹類。皆信譌傳。則何異張將軍之以黃魚爲鯉。青脊爲鯽乎。唐詩云。海味惟甘久。住人不但于味。卽其名亦久。習人方得不譌耳。不佞宦遊閩中。著海錯通譜。今十六

品出而余瞠乎其後矣。甬東屠本峻贊

海物惟錯。久住人甘。贊頌銘解。久住人諳。

山海有經。景純贊成。猗歟九嶷。有贊有銘。

文繇品雋。品籍文宣。甬海之東。遂成不刊。

節彼贊銘。海物惟異。匪世奇人。曷標厥麗。

### 蚶子頌

內柔而茹。外剛而錯。惟柔乃食其肉。惟剛幾磨其殼。如其肉。棄其殼。蚶乎蚶乎。其贊食指之甘。

海味索隱 卷五十一  
而扶糟丘之酣者乎。

江瑤柱贊

寔于江石髓瓊漿美如瑤雲腴露膏圓而柱玉  
鬚冰筋尚生北海伯夷不採西山之薇以供赤  
松雷侯永辟人間之穀笑說麟脂是俗羹不堪  
大嚼屠門肉

索隱曰蘇長公會作江瑤柱賦余未及見也。  
又言雖禪人衲子亦當朵頤何大爲饒口開

例耶若覽此贊又添一滑稽案矣。想蘇公賦  
不過此耳。

子蟹解

蟹何多名也。爲彭蜺爲彭蠡爲彭越。爲招潮爲  
郭索。爲博帶。爲傑步。爲狼螳。蟹何多名也。鱸魚  
紫蟹。予江南爲勝。謂殼上斑點者。是蘇長公最  
嗜蟹。有詩曰。半殼含黃須點酒。兩螯宜紫勸加  
飧。但汝爲無腸公子。今何又爲多子夫人。夫仁

人之于汝子也。何不祀之。爲鴟鳩。又何忍視之。爲螟蠹也。言下有一轉語。曰。應作不喫法。索隱曰。凡蟹之行。人皆稱爲郭索。而非別有一種。及觀怪山傳子翼蟹譜。及行爲螃蟹。橫行多足。爲郭索也。

礪房贊

蜂房水窩。幾千萬落。附石以生。得潮而活。所茹海藻。所吞月魄。貯白玉甌。雲凝霧結。沁甘露漿。涎流溢咽。是無上味。形容不得。

索隱曰。一名牡礪。出海島麗石而生。其殼礪礪相粘如房。楊升菴贊云。海曲礪房。或名蠔山。看渠磊砢。牡牝異斑。肉曰礪黃。醇味海蠻。同野先生兼寫其味。更詳之。

淡菜銘

食土之毛。有淡其菜。淡而不厭。毛猶有倫。淡味也。內也。毛象也。外也。食其味。核其象。觀其外。知

其內可謂之西子不潔誰言是東海夫人魯論鄉黨篇曰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蓋兼之矣。

索隱曰淡菜土名殼菜味清而美不作腥氣未可以其形不雅而謂之色惡不食臭惡不食也。銘賤太巖。

土鐵歌

土非土鐵非鐵肥如澤鮮如屑乍來產自寧波

城看時却似嘉魚穴。盤中箇箇瑪瑙烏。席前一丹丘血見者嘗。飲者藥。舉杯喫飯兩相宜。腥腥不惜廣長舌。

索隱曰土鐵一名泥螺。出南田者佳。五月梅雨收製。三吳士人酷嗜土鐵者。謂不但喫飯飲酒。卽點茶亦妙。予嘗舉以爲笑。

蟬頌

豐若無肌柔若無骨。截之肪耶盡之脂耶。乳沉

雪山鉢底酥凝玉門關。外露滴仙盤掌中。其卽若箇之化身也耶。

索隱曰。蠣身柔如膏。無骨。鱗細。口濶。齒多。一作鱖。諺曰。人孱弱者曰蠣。水族風味。真上品也。頌若華袞。妙極形容。

蛤有多種

蛤與蚌。同類而異形也。長者爲蚌。圓者爲蛤。海蛤百歲。燕所化也。蛤蠣千歲。鳥所化也。蛤蜊殼

薄而小。候風雨以殼爲翅而飛也。齊蛤兩頭皆尖也。文蛤小而色紫也。車螯大而殼厚也。姑勞似車螯而薄也。蛻亦蛤也。石蚌蛤也。待春而叢生也。石華蛤也。附石而零生也。諸蛤皆產于海中。而此間又有呼爲黃蛤者甚佳。

索隱曰。石蚌土名龜脚。又名佛手蚌。皆以象形立名。其肉端有兩黑爪。至春月散開如葩。故閑居賦云。石蚌應節而揚葩是也。古詩云。

海味彙編 卷三十一  
來經石蛙春。當是蚶類。

黃蛤贊

類若焦冥。出于沙汀。聚如繁星。輕如蜂翎。味如  
寧馨。其於大者。何不視之如丁丁。而其於小者。  
何不任之爲形形。

蠶箋

形如覆釜。色如紺碧。血如蔚藍。尾如秃戟。負如  
浮圖。行如屈折。眼竅于背。足攢于腹。珠綴于肋。

乘風曰帆。聯遊曰筏。伏雌曰媚。奇形異狀。莫詳  
其說。解曰。東海閑行覓釣槎。先生浪道侶魚蝦。  
急將一甲歸。圖畫始信魚翁舌。不差。

索隱曰。蠶介屬。口足皆在覆斗之下。每雌負  
雄。雖風濤不解。故漁必雙得之。以竹編爲一  
甲鬻焉。埤雅云。蠶尾燒之可辟蚊。然蛟螫之  
輒斃。又暴之日中。往往無恙。隙光射之卽死。  
未知其故何也。若形色狀態。則備于此箋矣。

團魚說

鯨。河伯從事也。狀如覆肺。四目六足。專以目聽。其稟異也。所伏之處。必有浮沫。藏形于淵。伏卵于陵。純雌無雄。以思想生。其性異也。江南漁人得鯨于渚。繫于簷前。明日眎之。則一巨蛇也。其化異也。卽煎鯨之章。詩人爲孝友之張仲美。而羅衣記夢。古人以爲怪也。而今而後。吾且不願爲路諸父之不食。而願爲崔弘度之放舍也。孔

子曰。丘未達。不敢嘗。

索隱曰。團魚有雄有雌。雌者腹藏卵。能生產。而無腎。雄者腹藏腎。而不藏卵。古詩雄兔走。趯。雌兔眼迷離。則兔亦有雌雄矣。

醉蟹贊

世人皆醉而我獨醒者。靈均也。世人皆醒而我獨醉者。伯倫也。不肯以我之察察。而受物之汶汶。棄世者也。甘我之沉沉。而任物之皎皎。溷世。

者也。以汝之醉。蘇我之醒。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再飲再醉。舉杯持螯。是謂醉蟹。解我宿醪。索隱曰。自非備嘗。拂鬱焉能托物陳情。宛轉若此。讀醉蟹贊。吾欲擊唾壺矣。

### 鯉魚鯿魚銘

鯉魚一名鯿魚。骨軟肉細。其味頗佳。春夏乃生。謂之春來。惟多乃躪。名曰白鯿。海水茫茫。亦有灌莽。舟入以漁。四面舉網。其意云何。千萬埃壤。

民利用生。亦可以養。鮮者爲鯉。豈不燕饗。乾者爲鯿。二簋用享。水陸之間。行識受想。亦復如是。日鯉曰鯿。

索隱曰。鯉魚黃魚。各有一種。肉與味亦自不同。卽如吾郡梅魚比黃魚極小。肉與味正相似。閩中呼爲小黃魚。其鱗色燦爛。金星如大黃魚也。然又各自一種。今銘合鯉黃爲一種。誤矣。蓋鱗鯉別是一種。吾郡嘉靖末年。網者



海味索隱 卷五十一  
得之以爲怪物。棄于海中。間有去鼻而煮食者。邇來亦知爲鮓矣。終不甚貴也。黃魚謂之石首者。腦中藏二白石子。故名。又謂之洋生魚。土人從小滿節候黃魚散子在海洋中。魚貫串若山移而過。商人倩漁師聽魚聲。乃報日。約魚來。有幾里幾里云。漁者舉網。或得千萬頭。或空不得。蓋遇與不也。今黃鯧大相懸絕。毫釐千里。用是訂訛。

青鯽歌

探茅積得玄鯽。顏如漆。味如腊。煮白石。防中咽。啖蟠桃。吐崑核。比五葷。是雞肋。中間棄之。殊可惜。

索隱曰。青瘠魚。身扁而鱗色俱白。以背上一條青春得名。非青鯽魚也。其膏腴甚美。出奉化縣。士庶咸珍之。在諸魚之上。過清明時候。腦中生蟲。名魚蝨。其蝨漸大而魚亦漸瘦。便

不堪食。蓋不時不食矣。豈張將軍食此魚時。正在生蟲之候。爲過時之食耶。歌刺稍嚴矣。然以瘠爲鯽。土人故自訛耳。以白爲玄。未深覩厥狀也。

鯉贊

其形如淡菜。而其堅也。閣閣。其肉如蝦蛤。而其味也。泊泊。卽不謂之腥鱗。亦可謂之肉臠。固不尊之爲大嚼。亦可稱之爲細鱠。悠悠獨酌。三嗅而作。

蠅魚頌

駕青虬。驂玄螭。肥而癡。湍而溜。似烏鰂。比黑魚。不嫌入淤而食泥。猶堪哺糟與啜醪。



